

梁裕敏〈老狗〉

記憶中，老家的門前總會趴着一條老狗。

我不太記得清它的模樣了，朦朧中勾勒出一條土黃的長毛狗，最為印象深刻的便是它那因地包天而向外齧的兩顆下牙，嘴邊黑皺皺的，看起來頗兇。興許是沒人給它打理，毛髮總是亂糟糟，因此幼小的我每當看見它，便指着它喊：「流浪漢！小老頭！」

叫它老狗並沒冤枉了它，聽家裡長輩說這狗足足活了有二十多年，也算是個奇蹟。或許是因為年紀大了，與外表不同的是它的性格很溫順，我從未聽它叫喚過一聲，也未曾見它似別的狗般在闊地上奔跑，它就只是慢悠悠地穿梭在不同的巷口胡同裡，累了就往那一倒，懶洋洋地趴着曬太陽。

老狗並沒有主人，又或者說，它有很多個主人。矮矮的房檐一排排連着，胡同裡的每一家大抵都相互認識，不是舊相識也是鄰居一趟。老狗便是胡同的狗，是大家的，誰家有剩菜便分它一口，見放在路邊的水盆空了，就

端回家接滿。老狗就這樣吃着百家飯，作為「胡同」的守衛，溫溫順順地活了二十多年。

而我與老狗最大的交集，便只是上學時的早晨，有時會悄悄地將不愛喝的牛奶拿出來倒在老狗的碗裡，又或是順手扔給它半個吃剩的包子，興許是老狗為向我表達謝意，在我站起來後，便步履蹣跚地陪着我走出狹窄泥濘的巷子，目送我離開，又晃晃悠悠地沿原路回去。

老狗日復一日地鎮守在胡同裡，以至於大家似乎把它當作了胡同的一部分，它活過了一年，就好像會順理成章地能活過第二年，第三年。大家似乎都習慣了老狗的年邁，就好像它從生下來就是這副模樣，一聲不吭，慢慢悠悠，就連離去的時候也是這般悄無聲息。

老狗臨死前是春天交付於夏的夜晚，我在胡同口看見了它。那夜無風拂起，胡同口的路燈總是一閃一閃的，昏黃的光也照不亮什麼，人們就借着這一縷光亮支棱起桌椅，湊了一小群。老狗就這樣寂靜地側躺在人群旁，望着遠處，似是在沉思着什麼。

雖然老狗已經這樣陪伴着大夥很久，但大人們始終不會在意一條狗的生死，他們圍成一圈，吵嚷着打着撲克，升騰的煙霧繚繞着那盞黃燈，光膀的大人身上滿是酒味和汗臭。我不情願聞到這些嗆鼻的味道，借着老狗，與他

們隔開了一小段距離。這裡很熱鬧，可我蹲在老狗的身邊，卻嗅到了冷清中瀰漫着一股腐朽。

我試探着伸出手去撫摸老狗的背脊，這是我第一次摸它，之前大人們總說老狗在外風吹日曬，到處走到處沾染細菌，身上髒得很，不讓我碰。如今他們忙於關心牌桌上的輸贏，自然沒有留意到我。老狗的毛很粗糙，像捧着一束枯草，還有些扎手。但不緊不慢的吸氣與吐氣間起伏的胸腔是能感觸到的，還有那股溫熱的體溫傳到我的手心。我輕輕地摩挲着它的眉心，它有些費勁地轉動着渾濁的眼珠，注視着我。

突然間，說不清為什麼，似有些難以名狀的情緒壓在胸口，悶得我有些想哭，但好像也沒什麼好哭的。那時的我在想，老狗作為大家的狗，為何在將死之際如此淒涼孤寂，大人們好像完全不在意這條狗死活與否，那麼這二十多年，他們奉出的一切是處於什麼？年幼的我並不明白。

我摸索着從兜裡掏出一塊錢，跑到小賣鋪買了根火腿腸，掰成小塊遞到了老狗的身邊，可它只是嗅了嗅，又把頭撇到一邊，緊閉着嘴。

「丫頭，這狗要死了，它不會吃的。」牌桌上的大人難得抽出空來給了我一句話。

我緩緩地將剩下的火腿腸放在老狗的身邊，期盼它能吃上一口，無論何時。但當下似乎已經無法扭轉老狗的結局，它緊緊地盯着我，霎時，我發覺它好像流了眼淚。

狗會流淚嗎？它是因為自己將死而感到害怕，還是因為在生命盡頭躺在熱鬧的人群旁自己卻孤寂地死去？老狗不會說話，我不知道。

一局牌正好結束了，大人拉我回家，看見我髒兮兮的手，一邊罵着我，一邊攥着我的手腕帶我回家去。我回頭看，老狗仍然躺在那路燈下，我好像聽到，它奄奄一息地叫喚了一聲，很連綿的一聲，很淒慘的一聲。或許，這是最後一次見它了。

翌日，我走到胡同口，不見老狗的窩和碗，在它從前棲身的地方，有新土翻動過的痕跡，老狗應該是埋在了那裡。

我在牆縫中發現了一小團被春天遺忘的蒲公英，我站在老狗的墳前，輕輕將它吹散。潔白的種子有些落在了泥土中，有些隨着夏風飄走。

後來我想，或許我的童年，便是在那時隨着飄飛的蒲公英種子和老狗一起逝去的吧。

但值得一提的是，第二年春，那片土地長了一小片蒲公英，隨風飄揚着。

(1685 字)